

· 人文新探 ·

“以陈为贵”中药的陈化作用及 价值取向研究

李亚飞, 刘理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 要: 陈化的中药多以燥湿化痰、宣气行气、降气收敛药为主。经过陈化, 中药药气可发生和谐的转化, 既能释放化湿、理气、沉降、收敛的药性潜能, 又可缓和燥烈、火热的劣性。陈化的中药具有更卓越的生生之气, 不仅可避开攻击身体的锐气, 尽量减少新药攻伐正气的不良作用, 还提升有益生命的性、气、味, 使陈药攻邪而不伤正气, 并培补正气, 从而更有效地契合疗疾、养生的生命诉求。中药虽贵陈药, 但也不能忽视新药, 只有辨证用药, 恰取中道, 才能扬长避短, 治病疗疾。

关键词: 中药; 中药陈化; 药性; 药气; 药味; 以陈为贵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6.003

中图分类号: R-092; R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6-0524-10

Research on the Aging Effec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aking Mature Medicine as Precious”

LI Yafei, LIU Lixiang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ag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ainly involves eliminating dampness and phlegm, dispersing and moving qi, lowering qi and astringing agents. Through the aging process, the medicinal qi in herbs will transform harmoniously, not only to release potential medicine properties for resolving dampness, regulating qi, descending and astringing, but also to alleviate the unfavorable dryness, harshness and hotness in herbs. The ag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ossesses treasured qi to nourish life. It not only avoids hurting the body's defensive qi and tries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new medicine on attacking the vital qi, but also improves th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of medicine to best benefit life. Therefore, the aged herbs can attack the evil qi without harming the vital qi but cultivating it, to more effectively meet the demands of curing diseases and preserving health. Although it takes mature medicine as precious, Chinese herbal

[基金项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研项目 (2020MZ140-29040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 (No.YZ-202144)

[第一作者] 李亚飞 (ORCID: 0000-0001-5968-6834), 助理研究员; E-mail: liyafeisf@qq.com

[通信作者] 刘理想 (ORCID: 0000-0003-1277-4997), 研究员; E-mail: llxmail96@163.com

medicine should not neglect newly processed herbs. Only by choosing medicine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achieving balance appropriately can we prioritize strengths and avoid weaknesses in treating and curing diseases.

【Keywords】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ging of Chinese Herbs; Medicinal Properties; Medicinal Qi; Medicinal Flavors; Taking Mature Medicine as Precious

中药有“尚陈”的独特价值取向，许多药“皆以陈久者为佳”^{[1]6}，“以陈为贵”的中药几乎占据常用药物的半壁江山。“真伪陈新，并各有法”^{[2]9}，《神农本草经·序录》就已重视本草的新陈之别、用法差异。《广韵·上平声卷》言“陈”为“故”^[3]，《尚书正义·夏书》言“尘，久也”^{[4]255}。“‘陈居之久，久则生尘矣’，古者‘陈’‘尘’同也，故‘陈’为久之义。”^{[4]255}沉淀的厚厚尘土，意象陈年荒远，“陈”以久远的过去为起点，持续性地走向正在发生的现在和即将生成的未来，表示时间的绵延流长之义。“贵”指较高的使用价值，满足优质生命的需要。将中药陈化，使性气味缓慢且持续地和谐转化而更加精醇，既增强化湿、理气、沉降、收敛的药效，又缓和燥烈、火热的劣性，使中药养生攻邪而不伤正，甚至培补正气，皆可说明陈药因何而贵。

一、中药陈化贵在缓和燥烈的药性

中药缘何要陈化？《本草从新·药性总义》所答较具代表性：“或取其烈性减，或取其火气脱也。”^{[1]6}中药陈化后烈性减与火气脱往往同时发生。“中药历来强调，有些药物采集以后要放一段时间，‘陈者，良’。放一段时间，保持它的质量，同时缓和它的燥烈之性。”^[5]燥烈之性蕴藏浓烈之气，具有该气的中药多气温或气热，属于“气厚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气厚者为阳”^{[6]56}，浓烈的药气蕴藏丰厚的阳气，与身体发生“厚则发热”^{[6]56}的作用。“气之厚者发热，辛、甘、温、热是也”^{[7]32}，辛味属于气厚生热者，且“辛甘发散为阳”^{[6]56}“能破散者，不可以治虚”^{[8]3}，所以浓厚的辛味药多破散气血、伤阴劫液，不利于气血虚弱者；“酸苦涌泄为阴”^{[6]56}，苦为味为阴，又分味之厚薄，《汤液本草·东垣先生〈药类法象〉》说“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9]3}，且苦能燥湿，故苦味薄者易宣通燥湿，厚者能泄下燥湿，易伤胃气和津液。兼具辛苦味的中药虽能化湿浊，宣通气血，但也有击伤气血的燥烈锐气，太过则增热、耗气血并伤脾胃，所以有“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6]103}“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皮槁而毛拔”^{[6]43}之说。将辛苦的药陈放，则燥烈的锐气不断转化而柔和，香醇等益生的气味也随之增加。一些集聚厚重辛苦味的新药，是陈化的首要对象。

（一）缓和辛苦味药的燥烈，保护、扶助正气驱邪

中药有“六陈说”，“枳壳陈皮半夏齐，麻黄狼毒及茺莢；六般之药宜陈久，入药方知奏效奇”^{[10]203}，《医方类聚·烟霞圣效方》谓此六药“真辞经岁空陈滞，入用逢知效自殊”^[11]，都特别赞赏陈化后功效卓著的6味中药，其中的“二陈”——陈皮与半夏就是辛苦味药陈化后燥烈气缓和的典型代表。

陈皮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谚语，以年久的陈皮为贵。陈皮“苦能泄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7]811}。陈皮味苦能通泄燥湿，味辛能宣气散气，气温能温化湿浊。将橘皮陈化，原因有三：其一，新产橘皮辛辣之味过于浓烈，有耗气之虞，而陈年橘皮辛辣的锐气柔缓，既保留辛辣之气，又无太过，以“稍和”为佳，使行气功能得以保持的同时，又尽可能不散失肺气。其二，初采橘皮药性偏热，有燥热之患，而橘皮“收藏又复陈久，则多历梅夏而烈气全消。温中而无燥热之患，行气而无峻削之虞”^{[12]572}。经过阴雨雾露等湿气的反复陶染、浸入与感化，湿气得以中和和辛苦燥热之气，使橘皮与人身发生不良反应的“峻削”之气得平，燥热之性衰而温养之性成，故

能既行气理气，发表解表，又保护肺气、脾气，不伤脾肺之阴。其三，年久的陈皮药力更专。年份长的陈皮，其味由辛、苦变化为多甘香醇厚，气香能醒脾，促进脾的运化，味甘入脾经而补脾，气味醇厚则少有杂气，使药力凝聚而专注，养脾之效得以最大化。

半夏与陈皮的性味类似，味辛能行气散气，化液祛湿，微苦亦能宣气燥湿利下，但新药、生药同样燥烈，易伤气血津液。《神农本草经疏·药性简误指归》：“古人半夏有三禁，谓渴家、汗家、血家。”消渴者津液不足，易汗者气虚，常出血者血虚，更忌新半夏的烈性。生半夏炮制并陈化后，则太过的燥烈得以消减，行气祛湿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不伤气血，尤宜于不得已而用之的虚人。所以《本草备要·草部》说半夏“陈久者良”^{[13]29}。此外，陈化的半夏还有更好的润性，“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温也”^{[7]549}。陈化的半夏辛温反而不易燥更能润，体滑之质降下效果更好，是因陈半夏性缓和，辛温可行气温化痰饮，疏通气血行水气，使气血水气舒布润泽全身，味苦体滑能利湿泄下，通利大小便而除腹胀，恢复身体吸收与代谢营养物质的能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14]293}，与橘皮尚陈类似，六陈中的枳壳及枳实也味辛苦，以陈为佳。新采的枳壳与枳实，辛味发散、苦味燥泄的力度较橘皮更烈。“枳壳泄肺，能损至高之气”^{[8]494}，枳实“破气损真”^{[8]495}，都有“泻痰有冲墙倒壁之力”^{[8]495}的“勇悍”之气，所以肺气虚、脾气虚者忌用。二者陈化，同样使辛苦浓烈之味得以柔和，行气泻痰的猛锐升华为气味缓和而作用的持久。二者陈化以悠长的时间换取性缓而力久的长续，以陈年得以柔和的辛苦之味“化日久之稠痰，削年深之坚积”^{[12]573}。久病用陈药，以陈久的药味推动正气化削年深的痰积，所以枳壳“要尘久年深者为佳”^{[7]945}，枳实“以陈者为良”^{[7]945}。

除了陈皮、半夏、枳壳“三陈”与枳实之外，还有艾草、天南星、佛手柑、茺萸、吴茺萸、红曲、茺花等温燥的辛苦药以陈为贵。如艾草，新收之艾为生艾，陈久之艾方为熟艾，才可入药。味辛苦，性温，具有“芳烈之气必燥”^{[8]306}的特征。生艾灸人，燥烈之气易伤人肌肤血脉。“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7]431}生艾过于辛烈，有散气耗血之过，苦能燥湿，味微苦则祛湿的功能弱；熟艾微辛太苦，不仅辛烈之气缓和，化湿力增强，而且药气由温转热，使潜在的“真火”纯正，更有利于补充身体的元阳之气；陈艾灸用补充阳气的同时不伤血脉，激发生命的自愈力，所以艾叶能“灸百病”“须用陈久者”^{[7]431}。与艾叶类似，天南星、佛手柑、茺萸也味辛苦而性温，《古今医统大全·诸药制法》载天南星“用陈久者”^[15]，《本草撮要·果部》载佛手柑“陈久者良”^{[16]444}，茺萸“陈久气膈者良”^[17]。它们的陈放可以缓和辛烈太苦之气的刺激性与破坏力，并增强祛湿化痰等功效。比较特别的是，陈久的茺萸，辛苦之气多脱而转化为利肺的膈气，不刺激脾胃的同时，又能杀虫、祛风除湿且不过于燥热。新采的吴茺萸则更加辛苦燥烈，易伤津动火，陈放缓和药性尤为重要。红曲味甘辛苦，能燥胃消食，且有宣破气血的功效。《本草撮要·五谷部》以它“陈者良”^{[16]454}是取其充分的慢发酵，缓和辛苦味的温燥与宣破的太过。茺花味辛苦，利水化痰力度过强，有痰饮而“稍涉虚者服之，多致夭折”^{[17]6}。“茺花留数年陈久者良”^{[7]558}，“茺花本是阴中物，不怕如丝烂如绵”^[18]，都是为了缓和其攻下逐饮、伤气伤阴的燥烈，避免体稍虚者服之所易致的虚脱。茺花入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乃是“阴中物”，又驱逐痰水等阴类物质，作为入手足三阴经的中药，越陈效果越佳，不仅与光阴的长久属阴有关，而且年久阴气更重，药效更佳。

（二）缓和浓厚辛味药的温燥，避免发汗太过

燥烈的新药也有因浓厚的辛味而发汗力强者，如香薷与荆芥能耗气伤阴，辛味微苦的麻黄也有类似作用，这3味药都以陈放者佳。香薷、荆芥、麻黄均以辛温解表散风见长，若表虚而营卫之气弱，特别是卫气失守，自汗多者，误用3味药温燥发汗，则易汗多亡阳，危及生命。“麻黄禀天地清阳刚烈之气”^{[8]274}，新药辛散的刚烈之气过强，即使对症用药，用于外感风寒、无汗的表证者，发汗解表也不易恰到好处。“盖麻黄少用，邪转易散；多用，则不散邪，而反散正矣。”^[19]麻黄多用易解表太过，使阳气随大汗而亡失。当是为了减弱过于刚燥发汗的辛烈味，在发汗散邪与固卫阳气之间选择恰当的张力，麻黄

也以陈为贵，被收录于六陈药中。香薷被誉为夏月的麻黄，性温，也具有强烈的辛散发汗力，适用于暑日感寒。“伤暑汗出如雨，烦躁喘促”等表虚热病，“若用香薷，是重虚其表”^{[20]372}，也当是忌惮其温热与辛散之力过强，难以中病即止，故以“陈久者佳”^{[20]372}，发表散邪的同时不损表气。荆芥多用茎穗，性微温，亦有厚重的辛味，解表散风力稍弱于香薷，但也有足够的宣发力。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表气，又不失解表散邪的功效，《本草易读》说该药也以“陈久者良。”

（三）避免辛苦味复方药的燥烈，健脾燥湿又不痛蚀血肉

除许多温燥的单味药需要陈化外，一些中药复方及外用药也当陈化。如含有白术、茯苓、莲子肉、芡实、山药、陈皮、甘草、腊月炒米的八仙糕，《仙拈集·小儿科》以其“愈陈久功效愈大”^[21]，主治消化不良、泻痢等病证。该方除了甘味补脾类药外，还有陈皮、白术辛苦味的理气健脾燥湿类药物。它们的陈久，不仅更加醇厚甘香，增强甘味药补脾之效，还避免辛苦味燥烈太过，祛湿的同时不伤脾阴，增强了健脾补脾的功效，最终达到脾健祛湿的最佳效果。外用的红粉，又称升丹、三仙丹，《医门补要·医法补要》载其“新者性燥，用于提脓散内，则有焮痛蚀肌之虞；用于长肉方中，则无毒尽肌生之效。须得陈至三十年者，燥性转平，始堪入药”^{[22]51}。新炼制的红粉和经火炼过的煅石“乃禀火土之气，而成燥金之质”^{[23]230}类似，且都是“石者土之骨”^{[23]230}，五行为土行所生之金，味为辛，故煅石、红粉禀气于火土而生的辛味及其燥金烈气。燥金气易灼伤气血，故二者用于提脓拔疮时，有腐蚀肌肉、诱发疼痛的危险，需要数十年陈去辛烈燥性。尤其是煅石“入药宜用风化，且陈年者”，让岁月的风气去打磨，以“土畏木也”^{[23]230}，让木行的风气去平和燥金的母气土气，使药性平和而堪入药。另外，硝同样作为矿物类药，在治喉症时，也当陈久更佳^[24]。

（四）摆脱药食两用物的火气，护阴而不热

为了摆脱中药的火气，陈化的对象除了以上辛苦燥烈的中药以外，还有阿胶、麦、酒等药食两用之物，前二者的陈化还增加阴气的凉润之性。《本草乘雅半偈·第三帙》载阿胶“亦须陈久，方堪入药”^{[25]140}。《增订伪药条辨·兽部》还有鉴定陈阿胶的方法：“其原块在十年以内者，苍翠色，质尚坚；至五六十年以上者，色转黄而质松脆更佳。肺劳服之，殊有奇功。”^[26]阿胶熬制过程中吸收薪火过多的辛苦燥气，陈年阿胶则火气脱，阴气强，食之不易上火，且由翠色转土行的黄色，味觉上又更加甘润，养血之外还能滋养脾土，故养阴清热的效果更佳，尤宜于虚热的肺病患者及血热出血者。“诸胶之类，皆以陈久者为佳”^{[1]6}，不仅是阿胶，鹿角胶、明胶等也当陈放，也取其火脱、滋阴养脾之力。小麦性微寒，《寿世传真·修养宜饮食调理》曰“北产与陈久者良”^[27]，因“南麦性温，北麦性凉”^{[28]189}。磨去寒性麸皮的面粉则甘温，虽具有“补虚养气，助五脏，浓肠胃”的优点，“然能壅气作渴，助湿发热”，以其甘能助湿，温能起热的短处，“壅滞动气发渴”^{[20]21}。《本草备要·谷菜部》言面粉“年久不热，入药尤良”^{[13]179}。“陈者良”^{[13]179}，以陈久阴气的逐渐增多和火气的持续消散，避免湿热为患。用纸袋盛年久之面，悬于通风处，在寒食日取出以面蒸熟作饼而陈放，即成寒食面。《本草便读·谷部》载“糊丸药用之，取其面性已过，不助湿热”^{[28]191}。寒食面做丸药的黏合剂用，避免新面湿热之性阻碍药性。另外，以陈小麦等原料发酵而成的陈藏老酒，其辛辣燥热之性弱化，味道甘醇不易刺激肠胃，烈性弱化不易伤阴劫液，性质沉稳，是上好的药酒原料。另外，非药食两用物的乌古瓦味甘，“取屋上年深者良”能够“解人心中大热”^{[7]197}，乌古瓦陈放，燥热辛烈之气散发，且增多阴气，累积寒凉之性，甘凉而滋润。

二、贵在沉降亦补中的效用

“陈”与“沉”字同音也同象，与陈药沉降的性能不谋而合。“古者‘陈’‘尘’同”，漂浮的风土需

要时间聚拢沉淀才为尘,“陈”与“沉”共有沉降下来、保持稳定的意象。具体于许多中药之象与身体之象发生的合象中,“陈”显现为和缓下气,“新”则涌现出燥烈炎上。部分燥湿类药物陈放,除缓和燥烈的锐气外,下气的力度与沉降的功效也在增强。另外还有众多质沉的草药、石类药,虽不拥有燥烈之气,但陈久则沉潜降气的功能也明显增强。

(一) 辛苦味草药陈放多护气、下气之效佳

陈皮、半夏都具有辛开苦降的功能,除燥湿外,还能泄气、下气,《医门补要·合药说》称“独降药愈陈愈妙”^{[22]38},以具备降气功能的中药越陈药效越佳,故二陈药久置,下气功能更佳也不例外。陈皮的陈放使醇甘厚重之味显现、苦味减缓,中气得到保护并自发调节,泄气之效减弱,而驱邪下气、降逆止呕的力度提升,从而实现了“扶正祛邪”的价值。“橘,止泄痢。食之,下食,开胸膈痰实结气。下气不如皮也。”^[29]橘皮陈久,其各种药效有所增强,下气功能也不例外。陈皮扶助胃消化食物而使之下降,并行气推动正气开胸膈结气、散结气的同时,也使清气升,浊气下而有出路,正气则充满活力,少被消耗。半夏,服之有沉气降气的药效,与陈皮宣降上逆之气的药效类似,陈半夏也通过行气、降气的宣降作用,打通胸中之壅气,使气清微者上升,质沉浊者降下,胸中壅塞得以宣降,胃气得以下行,从而降逆止呕,气分室塞得除。经过时间累积,辛润体滑的半夏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得到增强。与“二陈”原理相似,枳壳与枳实的陈化,也弱化辛苦味的太过,减弱了泄肺气与脾气的不良作用,增强中气下痰消痞结的宣降良效。

除以上“三陈”及枳实外,六陈中的吴茱萸、狼毒也尚年久,缓和辛苦燥烈味的同时,亦更加专注于下气。《本草撮要·木部》载吴茱萸“功专温中下气”“开口陈久者良”^{[16]440}。陈久的吴茱萸,能弱化辛辣炎上的燥热烈气,使温中下气、降逆止呕的疗效更佳。狼毒味辛苦,“陈而沉水者良”^{[8]517},表示时间的“陈”与表达质量的“沉”共同集聚卓越的下气之力,在治疗咳逆上气时,较新药疗效更佳。此外,大黄同样质沉味苦,另有甘味,下气疗效突出。《本草易读》载“大黄必用锦纹者,不过三年力不全”。大黄陈化,甘味当更加醇厚,其3年以上,才能彻底释放沉降且甘缓护卫胃气的潜能,从而在泻下通便的同时少伤正气。

(二) 辛苦甘味土类陈药多补中、下气之效优

下气效佳的不只陈年的草药,由陈土转化而成的梁上尘、灶心土、古砖等“土药”也有类似功效。“陈”与“尘”意通,表达时间之久,同样也隐含质“沉”厚重降下的意象。梁上尘作为中药,就契合三字的通义。梁上尘,味辛苦而有宣降之功,微寒。有取自远离烟火熏染的高堂大殿的梁下倒挂之尘,具止噎膈、中恶等降逆止呕之效;也有取自茅屋梁下倒挂之尘,“年久着烟火者”^{[7]200},与雄黄、款冬花、妇人月经衣带共为末,用水调和涂于茅草上,干后放入竹筒烧烟吸烟,也肃降肺气而止咳,多年老嗽不止者,无不愈^{[7]200}。灶中遭遇烟火反复烧炼的灶心土,下气效亦佳。“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以年久如赤色石中黄者佳。”^{[8]174}从它又名“伏龙肝”,就能直观到收降之气。其“味兼辛、苦”^{[28]225},“味甘”^{[30]846}。陈年老灶之土尤为珍贵,当是辛苦之味缓而甘醇之味增,燥烈的火气得脱,温养、补中与下气收敛等药效更为突出。其下气,首先体现在“主催生下胞及小儿夜啼者,取其土中有神,而性本冲和,复能镇重下坠也”^{[8]174},其次表现于止“吐血,止咳逆”^{[8]174}。它之所以能重镇下气,首要是得炉火暖土,与土行冲和之气,温中养脾药效佳,能鼓舞胃气奋力抗邪,且脾土气能滋养肺金气,有助于恢复肺气,从而更好地宣降而止咳逆。其次在于味甘冲和的土气,使脾气充盈,经脉有神,可助推胎胞的气血而催生,胃气和则卧安,从而治小儿夜啼;脾土之气得养,使脾能统血,故能止吐血。古砖,与灶心土都经过煅烧而成,味可能也辛苦而甘,同样补中而益脾胃之气,降逆止呕,主治“哕气”等气逆病^{[7]198}。

(三) 咸而甘香味陈药多养脾胃、降气之效显

除辛苦味可宣降逆气之外,燕窝、腌芥卤、酱、陈廩米等咸味药也能够降气并泄下。“味厚则

泄”^{[6]56}“味厚为纯阴”^{[9]16}“咸味涌泄为阴”^{[6]752}，阳气多清升，阴气多沉降，咸味是味厚者，是沉降涌泄的阴气。上述咸味药陈久则咸并兼有或甘、或香、或酸之味，下气的同时还多能滋养脾胃。燕窝与燕窝脚皆微咸而甘，“须用陈久者良”^{[20]269}。前者“治肺气不能清肃下行之症”，后者“性重能达下，微咸能润下，治噎膈甚效”^{[20]269}，二者陈久之后，都更加甘润，润肺养脾胃，恢复气机降下效果更佳的同时，也促进咸味更好地清肃下行肺气并沉降胃气。所“用陈久色如泉水”^[31]的腌芥卤，是腌芥菜的陈年卤汁。芥卤贮瓮中埋入地下三至五年后取用，其味咸香，香味醒脾胃，其咸味涌泄，性凉能清肺热，故可使痰湿下化并止热咳。《本草撮要》载豆酱、榆酱都以“陈者佳”，久放皆甘香益脾胃，前者“味咸冷利”，以凉性和泄热的咸味除心脾胃之热和烦满。后者是盐、榆荚仁和面曲制成，咸、略辛，性温，辛开咸泄决定其能宣降肺气，下心腹间恶气，并能平小儿痢，利小便。陈廩米也称陈仓米，味咸酸。味咸而降下，酸能收敛，性温又入脾胃经而暖脾胃，故能“调胃缓脾，宽中下气”^{[32]508}，治疗反胃噎塞。

另外，质沉降气的陈药不只有草药与土类药，还有矿石类。礞石味辛咸，能坠痰、下气、平肝。“礞石由焰硝煅炼，必陈久为妙，若新煅火毒未除，则不宜服。”^[33]硝石的燃烧使其疏利下气的药性传给了煅成的礞石，但也沾染上烈火之气，陈放可消散燥金之气，使礞石下气效果更佳的同时，也不燥涸血气。此外，味苦甘平缓降气的代赭石、味咸泄下的磁石、甘淡渗利的滑石等沉重的石类药，皆历经年岁，下气势能丝毫不弱。

三、贵于收敛而固本的药用

部分有下气作用的陈药，除了具备敛降之效，且还兼有温脾补中及增强脾统血的甘味，从而有敛气止血的作用。此外，酸咸苦辛淡味的陈药同样也可敛气。同一陈药多具有几种药味，处方者辨证择取药之五味，使其与身体的生生之气发生作用，激发聚拢气血涣散的自愈力，治愈不同的患者，从而显现收敛的疗效。

（一）辛苦甘味的陈年土类药止泻、止呕与敛血之效强

陈年的灶心土、梁上尘味皆辛苦，具有宣降作用，前者还与东（陈）壁土相似，味皆甘，还具有温中健脾益气，增强脾统血而止血，脾胜湿而止泻的功效。灶心土“性燥而平，气温而和，味甘而敛，以藏为用者也”^{[30]846}。灶心土与东壁土所具有的甘味，五行属土，能够补益脾土之气，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土能克水，脾土喜燥而恶湿，如果火不暖土，土弱则反遭水侮，则脾土为寒湿所困不能运化。“灶中黄土，以湿土而得火化，最能燥湿而敛血。”^[34]东壁土“取太阳真火所照之土，引真火生发之气，补土而胜湿”^{[7]191}。二者皆为湿土而得真火所化，二者越陈，所蕴真火温养脾土之力越强，再加上辛苦味的宣降燥湿，从而能够标本兼顾地恢复脾统血、脾化湿的能力。不同的是，灶心土“主妇人崩中、吐血，止咳逆，止血”^{[8]174}等脾不统血、脾气虚而肺气逆症的能力更突出，东壁土疗“下部疮，脱肛。《别录》止泄痢霍乱烦闷”^{[7]191}等脾虚脾湿症的疗效更强。古砖也是土烧炼而成，将其烧热，“布裹坐之，令热气入腹”，治“久下白痢虚寒者，秋月小腹多冷者”^{[7]198}，发挥温养脾土而止白痢等祛寒湿的功效。此外，南壁土与西壁土为向阳之陈土，也分别具有温运脾胃而止疟以及降逆止呕的功效。《岭南方》治瘴症的香椿散内用南壁土，近方治反胃呕吐用西壁土者，或取太阳离火所照之气，或取西方收敛之气，然皆不过借气补脾胃也。”^{[7]191}南壁土的太阳离火之气较多，对脾胃更加虚寒的瘴症效果较少阳之火胜的东壁土较好，而西壁土借助西方兑金之气的敛降与火气的温化，从而能降逆止呕。梁上尘味辛苦，久居高处，与五脏的华盖肺脏同得金气，其入肺经。它仍为燥土，具有一定的燥湿作用，治疗湿疮；微寒之性能够清肺热，而止鼻衄；肺主皮毛，与大肠相表里，大肠经循行于齿断，故它能止齿断血。总之，梁上尘能够治“鼻衄，小儿软疮……食积，止金疮血出，齿断出血”^{[7]200}等病证。土类药之外的莱菔叶也味辛苦，性平，“用

阴干陈久萝卜英煎汤服之，止痢如神”^[35]。陈化后，其辛味与苦味得以柔缓，易耗气与泄气的劣性减弱，所以能在燥湿、利湿止痢的同时不伤正气，从而使邪去正复，有如神效。

（二）酸味陈药止泄、敛气固脱与消食散痞之效优

陈年的酸味药收敛作用佳，因为酸味药属于味厚能敛气者，陈化后使酸味所集聚的阴气更加凝重，在此基础上，其收敛的潜能也得以强化。

首先，部分酸味药能够止泻痢，以陈廩米、海蛇（醋煮）、石榴皮根、木瓜等陈药为代表。陈廩米味酸，性温，能够“止泄泻，暖脾”^{[36]691}，作为五谷之一，既能温中，补中益气，调和脾胃，鼓舞脾胃清阳之气上升而治本，又能依靠酸味的收敛之气止泄而治标，单味陈药就能标本兼治。海蛇，味咸能泻湿热，“醋煮，痢下人宜食。陈久者良”^[37]。醋煮后，利湿而实肠胃的同时又增加了敛肠止泻的作用，在通又收中利湿止痢；《本草衍义·安石榴》载石榴皮“仍须老木所结及收之陈久者佳”^[38]，《医学入门·果部》说石榴根壳“陈久者良”，石榴实壳“能收痢”^{[32]535}。陈年的石榴皮根，才能生成功效更佳的酸涩气味，产生潜藏收敛、固涩并用的药效。另外，陈年的木瓜酸收禁痢的效果亦佳。

其次，酸味陈药能敛气固脱，治疗崩漏、大汗、遗精、二便失调等症，以陈木瓜、山萸肉为典型。《本草乘雅半偈·第九帙》载：“按《大明会典》，宣城岁贡乌烂虫蛀木瓜，入御药局，或取其陈久无木气耳。”^{[25]360}木瓜，味酸，气温，《大明会典》以宣城陈久者佳，可能认为木气的生发调达有碍于“敛能固脱”“气脱能固”等药效，年久则木气散佚，固敛正气的药力更专；山萸肉则味酸涩，气温，《本草撮要》以其“陈者良”，它助阳固阴，以收摄精气见长，对遗精、遗尿、尿频、崩漏、带下、大汗虚脱等症疗效更佳。

最后，酸味陈药还可消痞、散瘀、消食，以陈醋为代表。醋同样味酸，气温，“陈久者良”^{[13]186}，陈醋酸味更为浓厚，且甘而香醇，同时具备敛气、醒脾等效用。“醋性酸收而散痞肿，盖消则内散，溃则外散，收处即是散处，两者一义也”^{[13]186}，外科用陈醋“酸以收敛”之效散痞肿，收与散看似两种相反的作用，却在陈醋酸收的药力下获得统一，酸收则内散，酸收则痞溃而外散，从而内外皆散毒气而消痞肿。此外，陈醋的酸味还能散瘀解毒，收散水气，并能使“食敛缩则消矣”^{[13]185}，下气消食。

（三）部分苦味陈药泄热而止血之效显

与陈年的酸味药敛气效佳不同，陈年的苦味药则多优于泄血分热而止血，苦味药年久多阴气重，可除血分热而止血。年久的棕榈、发、槐花、墨都以苦味止血见长。棕榈味苦涩，性平，《本草撮要·木部》载其“功专泄热收脱”“惟用年久败棕良”“得侧柏卷柏炙灰存性服之，止远年下血”^{[16]440}，除了内服泄湿治疗下痢外，还能与侧柏炭、卷柏炭同用，以陈年的药效积淀止多种年久出血证。年久的棕榈炭与发灰，止衄血、崩带、肠风下血、金疮或跌打出血皆效。发，又称血余，味苦，性温，“用宜陈久”^{[39]272}，陈化后，阴气增强，故“补阴甚捷”^{[39]272}。陈发补阴养血，善止各种出血的同时，还能收敛燕口疮、豌豆疮等^{[39]272}。槐花同样味苦，性凉，长于肠风肠热下血，取“取花之陈久者”^[40]，当是因花类药多清升疏散，年久的槐花则在保留疏风作用的同时，阴气凝重，不仅止血的潜能增强，药物下达的功效还更为突出，能直达下焦大肠而疏风止血。墨味辛苦，止血效佳，以陈为贵因其能去除温热发散之气，收敛的阴气更重。

（四）辛甘味陈药行气补中、收敛散结之效增

与陈化的苦味入血分止血，酸味敛气，收而散痞效佳不同，多年陈化的辛甘味则另以行气补中、收敛散结见长。陈年的酸苦可养阴收敛，辛甘味则能调和阳气，散收结节之气。陈药中的夏枯草、伏龙肝、神曲味皆辛甘，具有辛甘发散、宣气行气而散结的作用。夏枯草味微辛苦，“陈久者其味尤甘，入药为胜”^{[41]80}。微辛能行气，再加上陈化，使辛味和缓地散结节之气且不易燥烈，有调和阳气之效；陈化后的

夏枯草甘味突显,甘能润燥化津,滋养中气,有养阴之功。一辛一甘,有助于阴阳之气的自发调和,“故散结之中,兼有和阳养阴之功”^{[41]80}。苦味又能泄湿,可利湿浊之标。一味夏枯草的陈化就能标本兼治,所以较新药更能养正而散结。年久的伏龙肝也味辛甘,陈化后,辛味燥烈之气缓和,“消痈肿毒气”^{[8]174},辛散痈肿结气的同时不散气伤津液,其甘味又能缓和燥烈,补养中气,性微温可调和血脉,使痈肿得以消敛,中气得复。神曲同样辛甘发散,性温,《本草择要纲目·平性药品》以其为“阳中之阳”“陈久者良”^{[16]399},当也是缓和辛烈,增强甘味健脾补中之功。以其辛散,故《本草易读》赞其能“蚀恶肉而灭癥瘕……消积聚而除结核”。借助于其辛味行气,甘味健脾,增强脾主肉、统血、升阳、化湿之功,它还能散瘀定痛,生肌肉、收崩带、收阴挺、止血、消除食积、止泻痢、敛金疮等。

(五) 咸味陈药软坚散结之效佳

一些陈年的咸味药与辛甘味药都能散结,与后者“辛甘发散为阳”,主要作用于气分,行气补中而散结,适用于气滞郁结不同,“咸味涌泄为阴”,咸味浸润,主要入血分以泄痰湿来软坚散结,适用于痰湿胶结。咸味药陈化,当也能增厚阴气,强化深入血分涤荡痰湿、软坚散结的药效。年久的瓦楞子、牡蛎是咸以软坚的代表。瓦楞子味甘咸,《日华子》曰:“凡用,取陈久者。”^[42]其陈久的咸味除了入血分,入肝经化血中之瘀积外,还能入下焦生化之源,泄肾中痰湿;甘能补中,健脾能运化脾虚所生之痰。瓦楞子能肝脾肾同调,化痰湿郁结,止脾胃湿气而制酸。牡蛎味亦咸,《药征·下卷》言:“壳之陈久者为良也。”^[43]牡蛎壳陈化能增重阴气,增强沉降的势能和入血分的力度,所以重镇潜阳、泄血分及肾中之痰湿、软消顽痰之胶结的疗效更佳,且与瓦楞子类似,陈化后属阴性的收敛效能加强,更能收敛固涩。此外,以陈为贵的咸味药蚝壳的功效并非突出表现在软坚上,而是“陈壳,治阴疮,止痢”^{[36]602},《新修本草·虫鱼下》载其“壳陈久,疗胃反及失精”^[44],并治湿疮、溃疡、痰喘咳嗽,主要突出其陈化的咸味能增厚阴气,使收敛、下气的潜能充分释放。

(六) 甘淡味陈药及复方化痰散结、收疮敛湿之效良

化痰散结不只有辛甘味、咸味陈药,部分陈年的甘淡味药通过淡渗利湿,也能化痰结的湿气,以白螺壳为代表。《中药大辞典》载白螺蛳壳应“收集年久色白的螺壳”^[45]。其甘味是土气的显现,能润能缓,与墙土陈化能使白螺壳多得土气,甘味的作用更为突出,滋阴养阴的同时又能够缓和渗利伤阴的太过,化痰散结、收疮敛疮的同时,不易伤阴劫液。

另外文献中还有未说明气味的单药和复方有收敛之效,也以陈久为贵。单味药中的陈火腿骨年久,有收敛作用的阴气增强,煨过后又呈现焦香味而醒脾开胃并敛湿,《百草镜》言其“治食积及痢”的疗效远优于新药。在《疡科纲要》所载复方药中,紫金藤(味辛)、梅冰(味辛苦)、乳香(味辛苦)、没药(味辛苦)、血竭(味甘咸)、五倍子(味酸涩)研细末治疗金疮及疮疡流血不止,以“陈久更佳”。该方辛苦味药居多,陈化后的辛味燥烈与破气的副作用缓解,日久后的苦味除热止血疗效更佳,从而扬长避短,突出辛能宣通疮面气机、散去毒疮恶血、苦能燥湿收脓血的长处。血竭陈化后的甘咸之味,更能甘润柔和地软坚去腐与生肌。五倍子的酸涩味陈化,收涩疮口的效果更佳。辛苦甘咸酸涩诸味陈化,在止血方中保持散收、攻补之间的良好张力,共奏散瘀收疮止血、祛湿腐生肌之效。

中药贵陈并非无时间的限度,并且推陈的同时也不忽视新药。无时间限度的推陈过犹不及,只有在陈而不腐、陈而不糟、气味未发生腐败与瓦解的情况下,才能恰取中道,中病即止。中医同样以新采之药为贵,用药讲究新旧之间的辨证择用。“真伪陈新,并各有法”^{[2]9},《汤液本草·药味专精》也言:“又况新陈不同,精粗之不等,倘不择而用之,其不效者,医之过也。”^{[9]21}可见,中药并不是单方面以陈为贵,而是

遵循差异化的中药性气味与不同的病情，恰到好处地择用新陈之药。“阳为气，阴为味”^{[6]55}，与许多贵重的陈药聚温润寒凉之气味、和阳养阴、补脾燥湿收敛等功效有所不同，药效佳的新药多性寒凉，汁多津满，或甘润养阴，或清热解毒。如生地，“《别录》复云生地黄者，乃新掘鲜者，故其性大寒”^{[7]470}。新出土的生地黄较干地黄的寒性更强，津液更加甘润，所以治疗阴虚火旺效果更佳。他药如沙参、石斛、青果、麦冬、芦根、白茅根等味甘之药，鲜用更能养阴润燥。具体于清热药，如青蒿，治疟疾以鲜者为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46]，新采的青蒿绞取鲜汁，抗疟才佳，陈化的干品则效不如鲜者。许多清热祛火解毒的本草，如金银花、菊花、茉莉花、佩兰等花叶之类，质轻而芳香之气易散，久则乏效，所以也以新采者佳。凡事无绝对，部分偏于温补的草药也以新采为佳，如偏于补气又生津润肺健脾的人参、党参等也以新者为佳，取其新者盈满的有益气味。许多药味浓郁，香气入脾，温养脾胃的佐料，如八角、花椒、胡椒之类，也多用新者，以释放调味佐餐及健脾开胃之效。还有一些中药久则生变，产生刺激性气味，如《本经逢原·山草部》说远志“制过不可陈久，久则油气戟入喉”^[47]。另外，外科用药多用散剂，散则气味易挥发，失去药性，所以《医门补要·合药说》说：“外科应用诸药，总宜现配现用，气力始足，易于去病。若是陈久，失其本性，鲜能应效。”^{[22]38} 总之，陈者自贵，新者亦优，辨证择用才能恰取中道。

陈化的中药，能充分呵护生命自我调节力、修复力的自主性和整全性，发挥陈药“扶正祛邪”力最大化的同时，也尽量避免方药中破坏“正气”的有害因素，体现出中医“讲求实效”，通过助人生生之气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由此发展对环境利害药毒的识别能力和转化利用能力，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态共演的生生之效”^{[48]16}。中药陈化的实质是尽可能缓和药物伤害身体的烈性气味，让药物的性、气、味随时间自发地和谐转化，与天地之气氤氲感通，从而使本草得天地“生生”之全气，不断保持并持续增加的有益气味与身体发生优化后的生养作用。避开浓厚的辛苦与摄取品味甘香的醇美是生命本能、情感好坏及理智的统合取向，交给时间自在自为的陈化损益味道，恰是人顺道而为、效法自然的生命智慧。陈化的性气味在时间的累积中有所损益，缓的是辛苦等燥烈的“急性”；和的是药性气味的“对立性”，陈化以调和对立，实现相反相成、对待的统一，更加优化的与身体发生和谐共振，合于疗疾养生的目的性；益的是甘香醇厚等养生的“生生之气”，并增加中和身体偏离规定性的酸甘咸等药味的效力，以药性之偏纠正身体之偏，使生命恢复自我调控动态平衡的能力。医者因时因地因人辨证地抉择差异化的性、气、味，充分提升性、气、味与人身生命发生和谐感应的效能。另外，中药贵陈，提升生命自愈能力，尽可能减少药物的不利因素，提示当代中西医学当尽量避免药物的毒副作用，且不应过分强调用药物的力量取代身体的自发调节力，“实行包办代替性的替代疗法”^{[48]29}，而“以人灭天”，造成日益增多的药源性疾病。中医药在哲学上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中和论、整体论、生态主义，而与“主客对立”的矛盾论、控制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医学体系形成鲜明差异。最后，“尚陈”的中医药价值观也对当代“中华本草学植物药学化”“生命哲学生物学化”“中药西用”等不恰当研究、开发、使用中药的方式具有警醒和纠错作用。

参考文献

- [1] 吴仪洛.本草从新[M].朱建平,吴文清,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
- [2] 张瑞贤,张卫,刘更生.神农本草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3] 周祖谟.广韵校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6.
- [4] 孔安国.尚书正义[M].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5] 邓中甲.邓中甲方剂学讲稿[M].叶俏波,刘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421.
- [6] 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 [7] 李时珍.本草纲目[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 [8]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M].郑金生,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

- [9] 王好古. 汤液本草 [M]. 竹剑平, 主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 [10] 高学敏, 李兴广, 王淳. 药性赋白话解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 [11] 医方类聚: 第一分册 [M]. 盛增秀, 陈勇毅, 王英,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75.
- [12] 李中梓. 李中梓医学全书 [M]. 包来发,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 [13] 汪昂. 本草备要 [M]. 郑金生,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14] 李万寿. 晏子春秋全译 [M]. 修订版.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 [15] 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 下 [M]. 崔仲平, 王耀廷, 主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1284.
- [16] 裘庆元. 珍本医书集成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 [17] 黄宫绣. 本草求真 [M]. 王淑民,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177.
- [18] 杜文燮. 药鉴 [M]. 陈仁寿, 王明强, 苏文文,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21.
- [19] 陈世铎. 本草新编 [M]. 柳璇, 宋白杨,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119.
- [20] 谢朝晖, 张梅. 本草害利释义 [M]. 太原: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 [21] 李文炳. 经验广集 [M]. 李积敏,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 [22] 赵濂. 医门补要 [M]. 职延广,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 [23] 仲昂庭. 本草崇原集说 [M]. 曹瑛,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
- [24] 尤仲仁. 尤氏喉症指南 [M]. 徐福宁, 整理.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32.
- [25]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 [M]. 刘更生, 蔡群, 朱姝, 等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26] 曹炳章. 增订伪药条辨 [M]. 刘德荣,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19.
- [27] 徐文弼. 寿世传真 [M]. 吴林鹏,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35.
- [28] 张秉成. 本草便读 [M]. 张效霞,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 [29] 郑金生, 张同君. 食疗本草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50.
- [30] 倪朱谟. 本草汇言 [M]. 郑金生, 甄雪燕, 杨梅香, 校点.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 [31]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M]. 侯如艳,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359.
- [32] 李挺. 医学入门 [M]. 田代华, 金丽, 何永, 点校.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33] 吴昆. 医方考 [M]. 李飞, 校注.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 1985:125.
- [34] 黄元御. 黄元御医书全集: 下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6:1067.
- [35] 龚廷贤. 万病回春 [M]. 张效霞,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137.
- [36] 唐慎微. 证类本草 [M]. 郭君双, 金秀梅, 赵益梅, 校注. 北京: 中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 [37] 徐大椿.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附药性切用 [M]. 伍悦,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225.
- [38] 寇宗奭. 本草衍义 [M]. 颜正华, 常章富, 黄幼群,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139.
- [39] 陈嘉谟. 本草蒙筌 [M]. 陆拯, 赵法新, 点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 [40] 苏颂. 本草图经 [M]. 尚志钧, 辑.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253.
- [41] 王学权. 重庆堂随笔 [M]. 王燕平, 侯西娟, 张华敏, 校注.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
- [42]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刘永山, 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1681.
- [43] 吉益为泽. 药征 [M]. 陆翔, 郜峦, 王旭光, 等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88.
- [44] 苏敬. 新修本草 [M]. 胡方林, 整理.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385.
- [45]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大辞典 (上)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034.
- [46] 沈澍农. 肘后急备方校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87.
- [47] 张璐. 本草逢源 [M]. 顾漫, 杨亦周,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38.
- [48] 陆广莘. 中医学之道: 国医大师陆广莘论文集 [M]. 李海玉, 刘理想,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本文编辑 黄晓华)